

动静

草予

动静可以使人安心。西游记里,羊脂玉净瓶,一时三刻化人成脓,摇得响时再揭封帖儿。一为让二魔放心,一为脱身之计,悟空作法,哄那怪来摇:天呀,孤拐都化了!

那怪没摇,悟空又叫:娘呀,连腰截骨都化了!

必须有这番动静,二魔需要这番动静,大圣也需要这番动静。

一千零一夜里,黄铜胆瓶,被渔翁打捞出海。一股青烟,飘飘袅袅而出,变身怪模怪样凶神恶煞的魔鬼。渔翁惊悚,魂不附体,他必须自救:“我不信这个胆瓶,能容纳你这庞大的身躯!”当魔鬼摇身再化青烟,缩成一缕,钻进胆瓶,渔夫急急封上盖印。魔鬼已知上当受骗,在瓶中说尽好话,动静不停。

自然,这动静连同那黄铜胆瓶,最终都会被渔夫投

回大海。

一位友人,起床便打开电视。她并不准备坐进沙发里,也不关心电视里正在放映什么。足不出户,她按部就班料理家常,一日三餐,弄花弄草,忙里忙外。那台电视,如井如泉,声音喷涌不息。无关怪癖,与孤独也是两回事,只为听个响动。

日子没有动静,多可怕。空气,如死水一潭。春天,花朵不该没有动静,秋天,树叶不该没有动静。风过,云不会没有动静,月落,鸟不会没有动静。有人来,家的动静只怕小不。这些动静,自然而然,是诗,是画,也美,也珍贵。

两肉、一棵菜,都得勒紧裤腰带。毕竟那是个凭票供应的年代,我们一家六口,四个都是尚不懂事的孩子,只靠父亲微薄的收入。

母亲总是把肉夹到我和弟弟妹妹们的碗里,自己连菜都舍不得多吃;做鱼时,母亲也总是把鱼头留给自己,还把鱼头上仅有的一点儿好肉抠下来给我

们。我只顾自己开心地吃,从没给母亲夹过一块肉。更不知道,母亲“奢侈”地给我们过节是多么不容易,那些让我们大饱口福的花样饭菜里不知有多少心酸。

母亲的节日之所以格外多,是想倾尽所能让儿女过得更好。

养猫之前,夜里一丝动静,便从梦中醒来,草木皆惊。昼睡夜出,猫在黑暗里时时弄出动静。这动静日复一日,已经全了全然,知道那猫在什么地方闯什么祸,反倒心平,不再一惊一乍,每夜安睡。

动静,可以惹来围观。大街上发生一点事情,路人目光齐刷刷过去,不求惊喜,也不回来龙去脉,只是茫茫望一眼,望下去。一点动静,可能被里三层外三层围观,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,可能又成了不小的动静。

“说话说到有人厌恶,比起毫无动静来,还是一种幸福。”鲁迅先生实在比我们自己更懂我们。动静有时很感人,也许它并不那么舒服。可是毫无动静,更难忍。

大概是酒香也怕巷子

深,才要闹出一些动静,看山不喜平。而且,这动静是不嫌大的。如孔雀爱羽,虎豹爱爪,是动静,也得挑一挑拣一拣,敝帚自珍,羽毛自惜。最怕美名是名,恶名也是名,审美也是审,审丑也是审,什么样的动静皆可,只取表面热闹。

连婴儿也善用“动静”,会哭的孩子有奶吃,哭一哭,就有了食物,有了目光,有了拥抱,有了众星捧月。动静不多的婴儿,往往容易被忽略。

谁会想到张爱玲也有过批评文章,如今,她的口碑早已一边倒。彼时,有人夸她,有人骂她,有人把她刻画得不堪,水花溅得比她自己的文章还要大,她纵不愿理睬,有时候,也不得不替自己洗刷一番。这动静,不少人羡慕的。老友戏谑:你已写文多年,还是这般悄无声息,没人夸,有人骂也是好的呀。

夸也好,骂也好,总是个声响,总是个动静。

她说说而已,自己也听

牛博士问道
良心的花戴逸如
文并图

莎士比亚说:“人世间的显赫光荣,往往产生于罪恶之中,为了身外的浮名,牺牲了自己的良心。”

牛博士说:“良心上开出的花,只有暗香,只有微光。不浓烈,却恒久。”

端午怀古

姜桂荣

端午虽未到,满街早已弥漫起粽子的香气,那悠悠的糯米香、淡淡的竹叶味,不仅吊起人们的胃口,更浸透人们的灵魂。一种由嗅觉牵动的视觉感应,令我眼前浮现出长长的历史画卷。

峨冠博带的屈原徘徊在汨罗江畔,面对着滔滔江水抒发愤懑: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“亦余心之所善兮,虽九死其犹未悔”。后来,屈原听到郢都被攻破的噩耗后,纵身投进汨罗江的滚滚激流中——以身殉国,一江水淹没了这颗民族的明珠。从此,253公里长的一条江与一个人的名字紧紧相连,这是汹涌江水与不朽精神的结合,是伟大人格与壮观自然的融汇,筑起了一个时代风雨留痕的诗碑。

当人们听说三闾大夫投江自尽,都聚拢到江边投入粽子鸡蛋,以使屈原免遭鱼虾的伤害。从此,每年农历五月初五——屈原投江殉难日,楚地人民都到江上划龙舟、投粽子,以此来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者。

这种风俗渐渐扩展开来,粽子发展到今天,成为很受欢迎的食品之一。虽然包装上没有太大变化,但内馅已是千变万化,流派繁多。吞咽下这些粽子,绝不止于果腹解馋,另有一种激烈的冲撞在胸腔中发作,搅拌起粽子文化的久远积淀,也涌出对中国饮食文化如此磅礴宏伟的内涵的由衷崇敬。

屈原忧国忧民,无畏地与君王宠信的奸臣佞小对抗,冒死进谏,立身处世的姿态被后人引为楷模。然而,如今有些青年人竟不知屈原是何人,却不忘每年“五月节”挑着花样吃粽子,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。

粽子确实好吃,须知其渊源深远。让我们再次聆听那两千多年前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呐喊,不要忘记屈原这样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历史文化名人。

网络新词语

摔倒后点到手机

孟冰洁

最近常常可以在网上见到这类帖子:标题为“不小心摔倒”,正文是接着标题的一段话:“后,点进外卖 App,又点进肯德基/麦当劳/必胜客……又点击下载单。”配图是刚刚拿到手

的热乎美食。很明显这是网友们为自己的嘴馋而找的一个可爱又搞笑的借口,他们将外卖点单解释成摔倒之后“不小心”误碰手机,又“不小心”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操作。

百集人文历史纪录片



解说词

崔明圆 撰文

最终成型。1938年,桑志华只身启程回国,27万余件馆藏全部留在了天津。遭遇了水灾的北疆博物院不再开放,一部分馆藏被转移之后,它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。

1958年在北疆博物院的大楼里,天津市自然博物馆正式成立。然而,变成了珍贵标本库房的这栋老屋依旧闭门谢客,从此完全被世人遗忘。直到2016年1月,这段尘封了70多年的记忆,终于随着北疆博物院的重新开放被再次拾起。

六十八、北疆博物院

北疆博物院,中国北方最早的博物馆。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位居世界第一流博物馆之列,却在闭门谢客的70多年,逐渐暗淡成一座孤楼,衍生出诸多传说。

旧屋里封存的这上百个火柴盒,被铸文一样细密的花体字包裹。这是创始人法国传教士桑志华留下的密码,他要解开的是中国矿物以及物种分布的秘密。

1914年,中国北方在生物和考古学界尚属一片未被开发的处女地。博士毕业的桑志华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天津,打着“法国进士”的三色旗开始在华夏大地上奔波。先后捕获、收购了多达27万件古人类、动植物化石及标本,并先后分十几次运回天津。

时任天津自然博物馆馆长的黄克力介绍:“采集的化石越来越多,他存在崇德堂的教堂



北疆博物院外景

歌,渐听渐远,豪斋复一弄笛,‘长笛一声归去也’(隐师句),使人俯仰兴怀。隐师游湖口占中,所谓‘声声玉笛江乡晚,不让东坡五百年’者是也。抵岸分途,犹觉余乐在心,余音在耳。翌日隐师命记游湖,拉杂书之如此。”

然而,不知是有意和刘云若“抬杠”,还是无意中据实而记,就在刘云若《湖上清歌记》见报一月后,当年9月1日,津沽名记者吴秋尘也在《北洋画报》发表《鲍鱼湖》一文,但其文笔与感觉却与刘云若大异其趣:“戊辰之秋,七月未望,返自八里台,将归于法砖(非法政专门之专,乃法国砖窑之砖也)。过海光之湖,臭风逐水面而来,触鼻欲呕,曰,难闻哉,此味也。……舟过一土堆,朦胧月色中,见小岛,问此何地也?舟子以各租界之垃圾山对。且谓有人计划将以此平湖,置房舍,度非五十年内事,五十年后或竟亦通衢闹市矣。若有不胜其沧桑者。因思‘如入鲍鱼之肆,久而不闻其臭’之句。鲍鱼生水中,鱼臭,水庸有不臭者乎?此或即

富产鲍鱼之区耳。吾友刘云若,以其近海光寺也,赐以嘉名曰‘海光’,我则以为不如取其味而名之曰‘鲍鱼湖’,敢质高明,果有当否?”

间隔仅仅一月,两位“名记”加好友的笔下,为何出现景观迥异的同一条墙子河呢?窃以为,这是二人出身秉性与生存环境使然。

20世纪20年代末的刘云若,风华正茂,多年诗书浸润已使他以年轻之身跻身“名记”之列,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。加之长年生活在津沽之地,他对生他养他的故土产生了深深的眷恋。故而在他笔下,沽上一草一木都是美的,包括带有腥臭味的墙子河;而吴秋尘则不然,少年时代便饱经颠沛流离之苦,入北京平民大学学的又是新闻专业。毕业后以记者之职奔走北京官场,见惯幕后又遭排挤赴津谋生。因此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远比一出道便一帆风顺的刘云若要“现实”得多,且多年职业记者生涯已使他养成了据实而录的为文习惯,这也正是其笔下墙子河更“现实”的原因所在。

动静可以使人安心。

西游记里,羊脂玉净瓶,一时三刻化人成脓,摇得响时再揭封帖儿。一为让二魔放心,一为脱身之计,悟空作法,哄那怪来摇:天呀,孤拐都化了!

那怪没摇,悟空又叫:娘呀,连腰截骨都化了!

必须有这番动静,二魔需要这番动静,大圣也需要这番动静。

一千零一夜里,黄铜胆瓶,被渔翁打捞出海。一股青烟,飘飘袅袅而出,变身怪模怪样凶神恶煞的魔鬼。渔翁惊悚,魂不附体,他必须自救:“我不信这个胆瓶,能容纳你这庞大的身躯!”当魔鬼摇身再化青烟,缩成一缕,钻进胆瓶,渔夫急急封上盖印。魔鬼已知上当受骗,在瓶中说尽好话,动静不停。

自然,这动静连同那黄铜胆瓶,最终都会被渔夫投

小时候最盼着过节。在那个玉米饼子充饥的年代,哪个孩子不渴望过节吃好吃的?而每当我盼着过节时,节日总能如愿以偿地到来,因为母亲似乎也爱过节,而且她的节日格外多。

无论传统节日、时令节日,还是纪念性节日,母亲逢节必过,也总想办法做出一顿令我垂涎欲滴的

节日饭。有些节日不知是民间本身就有还是母亲的发明,比如庄稼生日、麦子生日……反正母亲总能想出些名堂。

前些日子,突然想起我狼吞虎咽地吃着节日饭时母亲开心的样子,以及为了做顿像样的节日饭,母亲有多难。有时候,为了一瓢面、一

母亲爱过节

赵盛基

连载

沽水文澜

倪斯霆

二十五、吴秋尘“抬杠”

在《湖上清歌记》一文中,刘云若又爆一料:“游次忽又闻他处弦管,驶舟就之,则见小船三四,铁索练之,舟上津门名票友刘叔度诸君及金碧艳,正大奏其合沓之笙歌。见余等船,欢呼相应,王庾生君虽未抱琵琶竟亦过别船去,与刘君合唱南阳关一曲。此种雅集,已久难得于堂会,不图于湖上得之,则此湖亦觉名贵之极。时夜深露重,游兴微阑,王缙冰君饿极思返,倡议返棹,乃同赋归欢。唯王庾生君有‘同渡不同归’之叹焉。归途耳后笙